

楊文田

# 不是解放也非毀 中國與美國的較量才剛開始



4月4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頗具象徵意味的日子。清明節是一個追思故人、緬懷歷史的時刻。而今年，國際輿論的目光卻集中在這一天美國的一些政治與經濟動向，有人甚至稱之為「美國的解放日」或「毀滅日」。無論是出於情緒化表達，還是對現實局勢的誇張判斷，這種情緒反映出人們對美國全球地位持續動搖的敏感。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是否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討論也再度升溫。然而，在熱烈討論的背後，更需要一份冷靜的分析和戰略性的思考：中國是否具備替代美國的基礎和條件？世界是否已準備好迎來一場主導力量的更替？

當前，全球經濟體系依然高度依賴美元。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佔據了約58%的份額，而人民幣的國際結算比例僅為4%左右。儘管中國在貿易總量、製造能力和經濟體量上均處於全球前列，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仍較為緩慢。美國憑借其成熟的金融體系、強大的法治基礎、穩定透明的政策機制，以及對全球投資者的信用支撐，繼續維持其貨幣主導地位。相比之下，中國雖已建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推動「去美元化」進程，但在國際規則、支付基礎設施和市場信心等方面仍存在不小差距。從國際金融秩序的演變規律來看，單靠經濟總量並不能迅速撼動美元霸權的根基。

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比也提供了更為直觀的參照。2023年，美國人均GDP達到8萬美元，而中國的人均GDP約為1.3萬美元。這一差距不僅體現了中美在發展階段上的明顯分野，也反映出中國仍面臨著人均收入提升、社會保障完善、消費能力擴大等系統性挑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層群體正在崛起，但整體經濟結構依然處於轉型期，要承擔起「世界經濟引擎」的角色，還需在技術創新、消費內驅、資本輸出以及制度話語權等方面實現突破。更重要的是，成為全球經濟火車頭，意味著要提供全球經濟的穩定預期與公共產品，這既需要硬實力，也離不開軟制度的支撐。

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美國的同盟體系仍是其最強大的戰略資產之一。儘管近年來美國在多個國際協議上的單邊動作引發了部分盟友的不滿，從特朗普政府退出《巴

黎協定》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到拜登政府與歐盟、日本在貿易規則、安全議題上的博弈，確實暴露出其領導力的裂痕。但不可忽視的是，美國依然牢牢把控著包括北約、G7、五眼聯盟、QUAD等在內的全球安全與經濟網絡。這些同盟不僅是地緣政治的協作平台，更是在價值觀、制度模式、話語規則上的延伸。雖然歐盟在綠色能源、數字化等領域與中國加深合作，但在核心的政治安全框架中，尚未有跡象表明會全面「倒向」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確實在全球影響力方面展現出迅速崛起的態勢。從產業鏈完整性到基建輸出能力，從新能源技術創新到14億人口市場所釋放出的消費潛力，中國的綜合競爭力已成為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一帶一路」倡議下，多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得到改善；在電動車、5G、AI、光伏等領域，中國企業走在全球前列。然而，內部挑戰同樣不可低估：人口老化問題加劇、青年就業壓力突出、中美科技脫鉤帶來的潛在系統風險，以及金融市場開放不徹底、民營經濟信心波動等問題，都對中國能否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提出了嚴峻考驗。在這背景下，貿然宣稱中國即將「取代美國」，並不符合現實。

必須看到，當前的世界不是「非中即美」的格局，更不適合陷入簡單的零和博弈。中美關係的未來應建立在長期的競合關係之上。一方面，美國依舊在基礎科研、核心技術、規則制定等方面保持領先；另一方面，中國在應用層面具備更強的速度與廣度，兩國在人工智能、清潔能源、供應鏈穩定等領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真正的挑戰不在於「誰崛起、誰衰落」，而在於能否在競爭中維持理性，在合作中找到共識，避免走向不可控的對抗局面。

在一個充滿變數的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或許不是一個「非贏不可」的歷史敘事，而是一種持續進化、自我革新的戰略思維。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常常伴隨著週期性震盪，真正決定成敗的，並非外部環境的友好程度，而是內部治理能力的成熟。無論美國是否迎來某種「毀滅」或「解放」，中國都不應建立在他國衰敗基礎上的成功願景，而應立足自身，走出一條具有制度彈性、發展韌性與文化自信的發展路徑。

國際社會需要一個穩定、負責任、可信賴的中國，而這不僅關乎實力，更關乎姿態與格局。

鄭亞鴻

# 奶奶，我想對您說



清明時節雨紛紛，3月31日，我和老伴、女兒女婿、兩個外孫女及弟妹冒著濛濛細雨回家鄉為奶奶和爺爺掃墓。不知是不是奶奶天上有知，前一晚我們在夢裡相見，我夢見奶奶向我走來，還是那個清瘦且慈祥的模樣，我向奶奶跑去，抱住了奶奶，想和她說很多話，也許是太激動，卻從夢中醒來……

我出生於新中國成立前一年，出生後不久，父母就因忙於工作把我放在老家由奶奶照看。奶奶對我這個長孫寵愛有加，悉心照料。那時，爺爺還在菲律賓謀生，奶奶獨自一人撐起這個家。

在家鄉，丈夫在南洋的叫「番客嬸」，可奶奶一點也不像「番客嬸」。與她年紀相仿的很多「番客嬸」都裹小腳，她卻是大腳，因為得下地勞動。聽大人說，抗日戰爭時期，僑匯中斷，是奶奶用瘦弱的肩膀撐起這個家，甚至不惜將僅有的一枚戒指賣掉，供我父親上學讀書。

新中國成立後，我父母都有工資收入，家裡經濟好轉，奶奶仍然堅持種地。記得有一次，那是我五六歲時，奶奶帶著我下地幹活，不小心跌到2米多深的山溝裡，躺在地上起不來。我一看嚇壞了，衝到奶奶身旁，想要扶她起來，但無氣力氣太小，根本扶不動。

我急了，對她說，奶奶我跑回去叫人來吧。奶奶說不要，躺一會兒再起來。最後，還是奶奶自己掙扎著站起來，牽著我的手回家。過後，她逢人便說，「我這孫

子我沒白疼他，我跌到溝裡他一直想跑回來叫人……」而實際上，小時候的我，被奶奶寵壞了，不僅任性，對奶奶也經常無理取鬧。

奶奶不僅勤勞，而且心地善良。我們家在村頭，在我的記憶中，以前凡是來要飯的，奶奶總是無求必應，寧可自己吃不飽，也要讓要飯的吃飽。

7歲時，父母把我和奶奶接到他們工作的城裡，讓我上幼兒園。我不願上幼兒園，不願離開奶奶，奶奶居然帶著我一起上幼兒園。1958年，爺爺從菲律賓回國養老，奶奶帶著我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回家鄉與爺爺團聚。那時，學校一放假，我就吵著要回家鄉找奶奶；而開學前，我總哭著不願離開家鄉、離開奶奶。

都說好人一生平安，但這只不過是一種美好的願望。1961年，長期的辛勞讓奶奶病倒了。在病魔的折磨下，原本就瘦弱的奶奶顯得更加虛弱。這一年年底，世界上最疼我的奶奶走了，我永遠失去了回報奶奶的機會。如今，我也成了爺爺，知道爺爺奶奶對孫輩的付出不求回報，但不能報答奶奶的養育之恩，卻成了我的終身遺憾……

奶奶，我想對您說，如今您的孫子孫女都生活得很好。我沒有辜負您的疼愛和期望，成了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些年，我對家鄉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其中一個心願就是想回報您，因為這裡是您和爺爺長期生活、永遠安息的地方。奶奶，相信您能聽到我的心聲！

(2025年4月4日)

洪少霖

# 料師



料師，姓洪，名小料。他是南安六桂文史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是閩南六桂宗親會的主要負責人。我忘了什麼時候開始認識他，但應該有十多年時間了。這十幾年來，我一直跟在他身後，一起做一些宗族的事情。我對他印象深刻的是，一開始我沒有小車，只有摩托車，那些年都是他載我去各地參加各種活動。後來，我有小車了，就變成我載他了。我樂於載他，因為他對我幫助良多。

可以說，他介紹我認識了許多人，他為我打開一扇扇門窗，讓我看到更多的世間風景。由於，我得以成長，也得以到各地見到許多人事物。有時，他親自帶著我，有時他推薦我自己去參加。

料師對宗族、鄉村、慈善文化的傳承與記憶故事比較注重，我和他合作過多本書籍、畫冊，他在其中擔任總編，我擔任執筆。對做書，他很挑剔，但也聽得進道理。有時，他很强。他說，因為和我熟悉，所以才會對我大聲、隨意說話。其實，他有些挺凶的。但有些地方確實是我做得不到位，因而也只能讓他「凶」了。

不過，絕大部分的時間裡，他是一位老好人，大多時候性格溫和。當過兵的他，主編過族譜與眾多宗親會書籍，他心地善良，樂於奉獻，堅持真實、真理，做了無數好事。有人請他幫忙時，他幾乎都從不推辭，此間問了我「有求必應」之印

象。他外表不高不胖，當過兵的他，喜歡做實事，執行力比較強。因而，為了宗族事業，他無數次奔波與操勞。以致他的後輩都勸他，不要總是那麼忙，要多些休息。在宗族事業中，沒能賺錢，不僅要付出時間、精神，有時還要捐款，但料師對此從未抱怨。

料師為人實在，他的子女也大多很實在。我相信這是品德傳承。說，不如做。記得，有時我在搬書，請他人幫忙，他人會推辭。他兒子卻很主動，讓我感到溫暖。

有一回，他推薦我擔任兼併式黨支部書記，我無意中得知，沒有準備的我，有高興也有些擔心自己做得不好；另一回，他聽說我沒有在一個協會裡擔任副秘書長時，就直接打電話告訴對方，他說：少霖是我第一副秘書長，他的名字一定要排上去。我知道，這是料師對我的照顧，也是他對我成長的栽培。更多時候，我似乎也是他的子女。他更像是我的長輩。

人世間，來來去去無數回，認識無數人。有的漸漸熟悉，有的漸漸淡化。哪怕許久我與料師未曾見面，每當我想起他時，也總會感覺到一股親切之感。不因時間而淡化，不因時間而疏遠。每一次，他說要來我工作室，我內心都會有一份歡喜。料師給他的感覺，絕大多時間很和藹與溫和，他的笑容時常綻放，顯得陽光、樂觀與開朗。為人隨意，做事執著。這些，便是料師給無數人的印象吧。

周樹龍

# 仁：滋養心靈的源泉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當《中庸》以「誠」釋「仁」時，這個字便如春蠶吐絲般纏繞著華夏文明的精神命脈。甲骨文中「仁」字從人從二，像人與人相親之形，青銅器上的饗饗紋飾裏藏著禮制的密碼，而「仁」的奧義，恰似編鐘震盪時流淌的渾厚餘韻，穿越三千年時光仍叩擊著我們的心弦。

在孔子刪定的《詩經》裏，「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的唱和，藏著「仁」最本真的模樣。當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夫子答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這看似嚴苛的對話，實則在解構「仁」的至高境界——並非要做出驚天動地的偉業，而是將悲憫之心化作日常修為。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的安貧樂道，子路結縵而死的從容就義，這些孔門弟子的生命軌跡，都在詮釋「仁」在不同境遇中的具體形態。

從個人心性的修煉到人際關係的織就，仁德如春江潮水浸潤著社會的堤岸。子路負米侍親的蹣跚身影，黃香溫席奉母的月光，將仁德具象為觸手可及的溫度。王陽明在龍場石洞中悟出「知行合一」，讓仁道精神突破經閣的桎梏，成為市井巷陌間流動的清泉。敦煌壁畫裏薩埵太子捨身飼虎的慈

悲，與《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吟唱，在文明長河中激盪出綿長的迴響。

「仁者愛人」的箴言在歷史長卷中綿延不絕。漢代董仲舒將「仁」與「天人感應」相結合，構建出「為政以德」的治理體系；宋代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思想，將仁愛的範圍擴展至天地萬物。文景之治時，朝廷輕徭薄賦與民間休養生息相呼應，仁政如春雨般滋養著大漢王朝的根基；貞觀年間，唐太宗以「以民為本」的仁心，開創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治世圖景。當仁者的目光從歷史典籍投向現實大地，其精神脈絡便如大運河貫通南北。司馬遷筆下季筍掛劍的守信，晉文公退避三舍的篤義，王安石變法「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都在詮釋仁德與現實碰撞時的璀璨火花。紫禁城保和殿「皇建極」匾額，既是統治者對仁政的期許，也是文明進程中調節個人與集體的關鍵樞紐。

站在量子電腦與三星堆面具並置的今天，我們更能觸摸仁德的恆久溫度。當我們拆解「仁」字為「人」與「二」，便頓悟文明的真諦：這相互支撐的人字結構，正是每個靈魂對另一個靈魂的溫柔回應。

從殷墟龜甲到數字雲端，從曲阜杏壇到聯合國廳堂，仁德始終是人類文明最溫暖的底色，是穿越古今的精神長河。

鄭玉治

# 九日山煙雨賞碑記



雨幕啟程。晨光未啟，墨雲已壓城。采風群中消息頻傳，平添幾分詩趣。「春雨貴如油，濛濛天正宜登山」龔霄見老師率先啟雲；陳愛蓮笑歎「春雷伴驟雨，恰似稚子多變顏」；黃小梅班長更以《漁歌子》吐露晨愁：「向曉微涼欲雨兮，我心愁盡有誰知？」傳孫國班長豪言「山色雨中添，鄭玉治、肖麗鳴齊呼「風雨無阻」，終在黃小玲「背起行裝」的號令中，十六師生踏霧而行。

碑林尋蹤。天公作美，甫抵山頂忽放晴。晉江水霧間蜿蜒如帶，西峰絕頂「九日山」三字摩崖如天書垂示。循著龔霄見老師與文史專家兼同學黃東昇、黃小梅的指引，我們沿千年古道拾級，指尖拂過廊廡亭臺石柱，耳畔似聞秦君亭古琴餘韻。菩薩泉清冷作響，無等岩苔痕斑駁，每方石刻皆是時光琥珀——宋元祈風盛典的祝文、文人酬唱的詩章、高僧譯經的註疏，在雨霧中漸次甦醒。

絲路遺韻。「海交勒石無雙地」七字如鑰匙，啟開刺桐港的輝煌記憶。駐足祈風石

刻前，彷彿望見古港千帆競發，市舶司官員焚香祝禱，番商胡買絡繹如雲。黃小梅班長以三闕妙詞，將「石像凝眸，碑銘鎔墨」的意境娓娓道來。

最是傳孫國、黃小玲即興練起的太極招式，在「山中無石不刻字」的巨岩前，勾連起古今文脈的陰陽流轉。

詩心共鳴。雨絲飄灑，卻澆不滅尋幽熱情。黃東昇細道潤餅菜源流掌故、豐州建制早泉州四百年淵由，解了眾人的疑惑。立於翻經石上眺望，但見雲海漫卷峰巒，恍若穿越時空與朱熹、蔡襄共沐天風。我喟歎「遲來的相遇」，實則是千年文脈的必然重逢。當我們細辨元祐黨人碑的刀痕，揣摩昭惠廟記的筆意，古人的家國情懷與生命哲思，正透過雨霧浸潤心田。

歸途中，龔霄見老師即興吟詩：「胸中丘壑，筆底江山」。十六人踏雨而來，攜雲而歸，恰似《論語》所述「冠者五六，童子六七，詠而歸」之境。九日山的雨，淋濕了我們的衣衫，卻洗淨了我們的塵心，惟余碑林墨韻在記憶深處生長，等待某日破土成詩。

2025年3月17日

蘇麗莎

# 留戀導致損失



A教友年事已大，已屆退休年齡，身體健康也逐漸亮出了紅燈，但他依然不肯退休。

因為他認為一旦自己從職場上退下來，就會失去權勢，失去了人生的價值與方向，失去了人家的尊重。

他不知留戀工作僅能使自己進一步損失健康，損失與老伴多多相處的時間，失去貽享老年的樂趣。

結果，由於體力的因素，年齡的因素，導致A缺乏進步求新的學習態度，工作上也經常出了差錯，而受到上司的指責，下屬的

埋怨與不滿。要是A能換個角度思考，急勇而退，不棧戀職位。

他起碼可以把自己最亮麗美好的工作表現及成績孕育在同事的印象中，不至於落到現在的難堪尷尬場面。

過度留戀或執著於過去的某些事物、權勢可能會阻礙我們做出更理性的決定，從而造成更大的損失，這種留戀可能涉及對過去的成就、關係、物質、財富等的依賴，使人難以適應新的情況、錯過更好的機會，或讓資源浪費。

我們要學會適時放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並更靈活的適應新環境。